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

王 宝 平

《日本书目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始编撰，翌年五月未完稿，同年冬刻成^①，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发行^②，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该书 15 卷，8 册^③，每半叶 13 行，每行 30 字，内封题：日本书目志（A 面）、上海大同译书局刊（B 面），由自序^④、总目、分卷目录和正文组成。各卷首题：南海康有为长素辑；卷末署：弟子赵秀伟、陈国镛初校，汤辅朝、欧榭甲覆校。每卷分为若干小类，依次著录书名、册数、著者、著作方式和定价。小类之后，有康有为撰写的“按语”，对所列书目进行议论。各卷著录情况统计如次：

表一：《日本书目志》基本情况统计表

卷次	分类	类	种	按语（条）
第一卷	第一门生理	36	366	4
第二卷	第二门理学	24	392 ^⑤	17

①“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岁……十二月游广西。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四十岁……编《春秋考义》、《春秋考文》成，撰《日本书目志》成……是冬幼博（康广仁——引者注）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成”（《我史》，《康有为全集》第 5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8-90 页）。

②《申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五大同译书局广告载《日本书目志》。

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日本书目志》（目 93.1\916\部五）卷末图书广告称：“日本书目志，八本，洋壹圆肆角”。

④自序未署时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 年 11 月 15 日）出版的《时务报》刊登了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全文引述了康序，可知康序当作于此日之前。

⑤《日本书目志》于每门卷末记有：凡×类×种，此处遗漏。此外，第四门至第十一门、第十三门及第十五门亦遗漏。据统计，理学门共著录 400 种，但人类学中“究理人身论”至“人身生理书”共 8 种（《日本书目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644-645 页）与第一门生理学（《日本书目志》，第 592 页）重复，统计时去重。

第三卷	第三门宗教	5	108	2
第四卷	第四门图史	25	901	9
第五卷	第五门政治	17	436	14
第六卷	第六门法律	32	449 ^①	3
第七卷	第七门农业	19	404	17 ^②
第八卷	第八门工业	11	227	10
第九卷	第九门商业	9	157	7
第十卷	第十门教育	17	740	8
第十一卷	第十一门文学	18	903	2
第十二卷	第十二门文字语言	14	833 ^③	3
第十三卷	第十三门美术	18	720	7
第十四卷	第十四门小说	1	1056 ^④	1
第十五卷	第十五门兵书	4	52	4
总计		251	7744	109

《日本书目志》迄今有以下4种版本问世：上海大同译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标点本、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刻本中，个别印本卷一生理门目录缺最后一页；影印本存在不足：卷一生理门目录缺最后一页，卷五政治门有误入之页，卷五缺最后一页以及康有为的10行按语；而两种标点本同样缺卷一生理门目录最后一页以及卷五政治门末康有为按语。

《日本书目志》由于内容特殊，卷帙庞大，与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等著作相比，虽未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但长期以来，它依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管见所及，从分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姚名达、白国应、陈耀盛、左玉河、坂出祥伸等。姚先生主张《日本书目志》“首创新分类法”^⑤；白先生高度评价康著“编类独特，按实际图书立类”，“体系新颖，按新学科定名”，“辨类清楚，按

①《公证人规则述义》一书在“裁判所构成法”类（《日本书目志》，第802页）和“登记法及公证人规则书”类（《日本书目志》，第806页）中重复出现，统计时去重。

②卷七农业门前有康有为撰《农工商总序》。

③原书统计为“凡语言文字学十四类八百六十种”。据核检，应为14类833种。

④大同译书局光绪二十三年刻本作1058种，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书目志》（第1212页）订正为1056种。据核验，后者正确。

⑤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142页。又，关于中国近代首创新分类法问题，罗铎松、林申清《〈日本书目志〉与〈西学书目表〉——成书先后问题》（《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3期）一文认为，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896年成书发表，略早于《日本书目志》。

实际用途归类”^①；陈先生称《日本书目志》建立了“书目分类新体系，其立类根据康有为的哲学与政治见解，其分类新体系则比较接近所引进的欧美新的知识体系和图书分类体系”^②；左先生对《日本书目志》赞美有加：“如此精细的图书分类，如此专门的分门别类，说明以康有为为代表之许多晚清学人，不仅已经接受了西方学术分科观念，而且开始按照初步掌握的分科方法来对传统典籍分类法进行改造了。”^③坂出先生认为：“（《日本书目志》）在中国图书分类法上，与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刊行的《西学书目表》同样，完全摆脱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是一个革新鼎故的分类。”^④

此外，从思想视角进行探讨的有彭泽周、村田雄二郎、竹内弘行等。他们在论及《日本书目志》书目来源时，多主张据康氏藏书所编。如彭先生认为“根据以上所列的书目一览表可知，康有为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图书。这些书是康有为通过在日经商同乡所获得的目录，托他购买的”^⑤；村田先生认为“本书是康有为在弟子欧榭甲、长女同薇的帮助下，根据当时搞到手的日本图书分类整理而成”^⑥；竹内先生也大致持相同的观点^⑦。

由上可知，《日本书目志》据康氏藏书所编，分类独创，似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应该说，此说最早由康氏本人提出，后之学者遂相因为说。康有为曰：

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已著也。^⑧

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今三年，乃得见日本变法曲折次第。^⑨

①白国应：《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分类的研究》，《山西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4期，第23-24页。

②陈耀盛：《试论康有为的目录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118页。

③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2003年，第159页。又，从目录学角度进行探讨的还有以下2篇论文：孟昭晋：《康有为的目录学思想》，《图书馆论坛》1993年第4期；陈耀盛：《扬变法、启民智，构建“参采中西”新体系——论康有为目录学思想》，《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1期。

④坂出祥伸：《改订增补中国近代的思想和科学》，京都朋友书店，2001年，第588页。

⑤彭泽周：《中国的近代化和明治维新》，京都同朋舍，1976年，第91页。

⑥村田雄二郎：《康有为和“东学”——以〈日本书目志〉为中心》，《外国语科研究纪要·中国语教室论文集》1992年第5期，第5页。

⑦竹内弘行：《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小考》，《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哲学）2003年总第147期，第2页。

⑧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序》，《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⑨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序》，《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103页。

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按：指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①

这三段文字给人这样的印象：康氏在1879年琉球国被灭之际，托“商于日本”的乡人从日本购买日籍，“且读且骇”，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1895年（乙未）甲午一役后更是“大搜日本群书”，由“粗通东文”的康同薇“译而集成”，至翌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得日本书甚多”，开始编撰《日本书目志》。如果说，上述说辞还存在着模棱两可，值得推敲之处的话，康氏《日本书目志》的自序，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明《日本书目志》源于自己购求的日籍：

购求日本书至多，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剪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②

二

《日本书目志》果真如康氏所云，据自己购求的日籍所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由于康有为早期藏书楼万木草堂于戊戌维新后查封遭损，我们已无法知道康氏购置了多少日本书籍^③。但是，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日本书籍的流通渠道和销售机关均未建立，图书的购入主要依靠两国往来人员，这就使得康有为不具备构筑《日本书目志》著录的近8千册日本藏书的条件，他购买日籍的总数不会超过数百册。由此他认为：“康有为的书目志直接取材于日本书肆的图书目录。虽然未能最后确认康有为使用了何种图书目录，但是，经过翻检当时的图书目录，可以断定在分类排列上，康有为并没有做实质性的改动。”^④

笔者在研究黄遵宪《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卷32《经说书目》、以及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1889年刊）卷21《日本艺文志》所载日本书目源流时，意外地发现，《日本书目志》竟然出自日本《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一书，由此为沈国威教授的上述推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以下简称《书籍总目录》）由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事务所于明治26年（光绪十九年，1893）7月编辑出版。该组织成立于明治20年（1887）11月^⑤，是全日本首家近代书肆行会组织。明治前期的日本书肆，禀承江户时代的遗绪，集书店销售和出版于一身，或

①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88页。

②康有为：《自序》，《日本书目志》，第585页。

③李耀彬、蔡公天《康有为藏书考》（《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5期）一文亦未言及康氏日本图书收藏情况。

④沈国威：《康有为与〈日本书目志〉》，《或问》2003年第5期，第67页、第56页。

⑤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于明治35年（1902）改为东京书籍商组合。

以出版为主,或侧重于销售,两者业务尚未严格区分^①。明治维新后,新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各书肆间亟需一个联合目录,于是该组织于明治25年(光绪十八年,1892)12月5日决定由早矢仕民治担纲此事。早矢仕为东京神田区宫本町五番地“丛书阁”书肆的店主,编辑《器物图式》(1888年)、《英和语学独案内》(1897年)、《新编电信イロハ暗号》(1915年)等书,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他根据各会员提供的书肆目录,经过半年的努力,于明治26年7月完成了近代日本第一部出版发行联合目录。该目录所载图书以各书肆库存书目为主,间含少量将出书目^②,定价栏中载有“近刻”2字者如《中等教科化学》即是^③。

《书籍总目录》由以下10部分构成:

①《书籍总目录序》。论述索引之意义、编纂此目录之经纬。署款为“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事务所”,时间:明治26年7月。

②凡例。凡19条,明治26年7月撰。据第10条,《书籍总目录》的分类系在参照各会员提供的书籍目录的基础上统一而成。亦即,该书采用的是当时书肆通行的图书分类法。又据第11条,为便于检索,有些图书分属两类。如《百人一首てにをは解》(斋藤、正价八钱、汲古堂)、《和歌初学てにをは手引草》(菱田、正价十钱,中西堂)两书,既著录在第十一门第158页“文典及假名遣”类中,也出现在同一门第90页“歌学及歌集”类中。

③いろは分索引。书名索引,以日语假名いろは为序,著录书名、著者和定价。为便于进一步查阅,还录有《发行所分索引》页码。因版面限制,著者项仅录姓氏;册数、著作方式及出版社未录。

④横文书ABC分索引。西文原版图书索引,以ABC为序,用西文著录著者、书名、定价、《发行所分索引》页码,共计382种。据《凡例》第4条,该目录中用西文撰写的西书书名,已被统一译为日文,为防止译文不统一难于查到西书原文,特编此索引。据此索引可窥知日本明治26年前引进西文原版图书的数量、内容和特征。

⑤发行所分索引。书店索引,收录《书籍总目录》所载东京122家书店营业书目。以日语假名いろは为序,先载店名、店主和详细地址,后分别著录该书出版发行的图书名、著者、著作方式(编、著、译等)、册数和定价,是全书著

①朝仓治彦:《解题》,《明治前期书目集成》(补卷之四上),东京明治文献,1975年,第2页。

②朝仓治彦:《日本书籍分类总目录》解题,《日本书籍分类总目录》(明治篇别卷),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88年,第15页。

③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第630页。又,《书籍总目录》间有价格阙如者,它或为将出书目,如白井规矩郎著《音乐教科书》(《日本书目志》,第1116页),明治26年6月刊;或为已出图书,如三游亭圆朝著《欧洲小说黄蔷薇》(《日本书目志》,第1178页),东京金泉堂明治20年4月刊,不一而足。

录最为完备的索引。

⑥分类索引。全书分凡 20 门 251 类 78 目,收书一万余种,著录书名、著者、定价、发行所。因版面限制,著者项仅录姓氏;发行所记简称;册数和著作方式未录。

⑦分类目次。本书目录分门、类、目三级,凡 20 门 251 类 78 目。

⑧追加书目。本书正文收明治 26 年 1 月前书目,《追加书目》补充此后至同年 7 月半年间东京 34 家书店出版的 392 种图书,著录书名、著者、著作方式、册数和定价。

⑨出版及版权法。载日本政府明治 26 年 4 月 20 日颁布的出版及版权法。

⑩全国同业者姓名。载京都、大阪、北海道等全国各地同行中赞成编撰《书籍总目录》并定购此书的业主姓名(店名)和地址。

由上可知,《书籍总目录》是一部载有书名、著者、著作方式、册数和定价等完整讯息,具有书名(日文、西文)、发行所、分类三大检索功能的图书目录。该目录经过明治 31 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订后,明治 39 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名为《图书总目录》发行,明治 44 年(宣统三年,1911)又推出第 4 版,逐渐发展为日本全国出版目录,赓续至今。迄今为止,明治 26 年版《书籍总目录》先后有以下 3 种影印本问世:《明治前期书目集成(补卷之四)》(东京明治文献,1975 年)、《明治书籍总目录》(东京ゆまに书房,1985 年)、《日本书籍分类总目录(明治篇)》(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88 年),本文使用明治文献版。

据考,《日本书目志》著录之书除《小学作文教科书》、《女之未来》和《情之世界》^①3 种溢出《书籍总目录》外,其余全部出自《书籍总目录》。它主要依据《分类索引》编纂,去掉其中的发行所,再根据《发行所分目录》补上该索引中欠缺的著者名、著作方式(编、著、译等)和册数,完成了《日本书目志》一书。如《分类索引》卷首第一种著录为:鳌杰儿生理学,长谷川,定价一圆九十钱,丸善书店^②,而《发行所分目录》“丸善商社书店”处对该书著录为:鳌杰儿生理学,长谷川泰译,全二册,正价一圆九十钱^③。《日本书目志》据此合为:鳌杰儿生理学,二册,长谷川泰译,一圆九角^④。以下试作进一步具体考察:

(一)未收书目

经逐一勘核,《书籍总目录》中 2398 种未收入《日本书目志》,它们分别

①“小学作文教科书,一角八分”(《日本书目志》,第 1041 页),“女之未来,一册,加藤政之助著,四角”(《日本书目志》,第 762 页),“情之世界,一册,版部诚一著,二角八分”(《日本书目志》,第 762 页)。

②《书籍总目录》(分类索引),第 3 页。

③《书籍总目录》(发行所分目录),第 421 页。

④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第 591 页。

是:

1.数学图书。《书籍总目录》第十九门为数学书,设有算术书、珠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几何画法、三角法、高等数学、对数表、数学杂书、横文(即西文,括号内为引者译,以下同)等10类,共404种。《日本书目志》悉数未收。

2.外语图书。《书籍总目录》第二十门为外国语学书,分设スペリング(拼法)、リーダー(课本)、文典、作文书、英和(英日)尺牍、英语独习书、直译及独案内书(自习入门书)、文学书、习字本、英字书、英和和英(英日日英)对译字书、英语会话书、独乙文(德语)书、独乙学独习书(德语学自习书)、独和(德日)对译字书、独乙(德语)会话书、佛兰西会话书、佛兰西文书、佛和(法日)字书、露和(俄日)对译书、支那语学书、朝鲜语学书等22类,计508种,语种涉及英、德、法、俄、中、朝等六国。《日本书目志》悉数未收。

3.假名图书。《书籍总目录》凡书名中出现假名的图书,《日本书目志》多数未收。如《和歌初学てにをは手引草》、《てにをは教科書》、《てにをは紐鏡》、《字音仮名つかひ》、《字音仮名づかひ》等^①,共计281种。个别汉字与假名混杂的图书,《日本书目志》则采用去假名、存汉字的方法予以收录。如《金満家になる秘訣》、《英国バツタの跡形》,分别变成《金満家秘訣》、《英国跡形》^②,使原意变得支离破碎;而有些如《モーレー氏地理书》、《ミツチエル氏地理书》、《ミツチエル氏ブリーマー地理书》,去掉假名后,全变成同名的《地理书》^③,难于区分。除书名外,著者项中凡出现假名,《日本书目志》也一概删去。如宗教门中的《宗教哲学》、《十戒真论》、《天地大原因论》、《神学总论》、《自然神学》原书著有西人著者^④,因系假名,《日本书目志》予以舍去。

4.中国图书。指有关中国思想、历史、文学等内容的图书,如第十三门中“经学”类图书(《论语古说》、《论语集注》、《老子道德经》、《中庸》等),第七门中“支那历史”类图书(《汉文读本班马史抄》、《增标注记二十二史略》、《汉史一斑》等),第十一门中“汉文学”类图书(《八大家文讲义》、《日本八大家文读本》、《二十七松堂文集》、《方谷遗稿》等),第十四门中“习字本”类图书(《赤壁赋》、《兰亭记》、《百家姓》、《草书千字文》等)^⑤。《书籍总目录》全书18门中,凡770种《日本书目志》未收。

5.西文图书。指用西文(英文、法文等)撰述的著作,如《第一高等中学校一栏英文》等^⑥,多集中在“横文”类图书中,如第二门“横文法律书”(33

①以上《书籍总目录》,第58页。

②《书籍总目录》,第90页;《日本书目志》,第769-第770页。

③《书籍总目录》,第31-32页;《日本书目志》,第680页。

④《书籍总目录》第十五门,第215页;《日本书目志》卷三,第661-662页。

⑤以上《书籍总目录》,第186页、第57页、第141页、第201页。

⑥《书籍总目录》第九门,第87页。

种)、第七门“横文历史”(16种)、“横文传记书”(26种)等^①,共77种《日本书目志》未收。

6.宗教图书。《书籍总目录》第十五门为宗教及神道,分设6类,收书332种,它们是:宗教总记(34种)、佛教历史(20种)、因明书(2种)、佛教书(197种)、神道书(32种)、外国教(47种)。康氏分别收宗教总记30种、佛教历史20种(全收)、佛教书15种、神道书32种(全收)、外国教11种,共计111种。而因明书2种(《因明入正理论科注校本》、《活用讲述因明学全书》)、“佛教书”中52种“经文”类(《因果经》、《般若心经》、《法华经要品》等)图书^②,以及其他图书共计221种,《日本书目志》未收。

7.汉字图书。指书名全为汉字、内容主要与日本有关的图书,共计137种未收。它分散在8门中,尤其集中出现在第十一门“读书字类”,以及第七门“小学校用历史”类图书中。前者如《鳌头插画日本外史字类大全》、《东京府地志略字引》、《高等小学读本字引》、《中学用读本字引》、《删定家道训字引》、《神奈川县管内地志略字引》^③,计26种未收;后者如《日本历史》、《日本历史用挂图》、《日本史要》、《小学校用日本史谈》、《日本小历史》^④,48种悉数未收。

以上未收书目2398种统计如下:

表二:《日本书目志》未收书目统计表

《书籍总目录》门	数学 图书	外语 图学	假名 图书	汉字 图书	中国 图书	西文 图书	宗教 图书	总计
第一门医学			1	2				3
第二门法律书			1	11 ^⑤		33		45
第三门兵书及航海书								0
第四门地理地文地图及纪行			7	5				12
第五门理学			1					1
第六门家政学及裁缝书			3					3
第七门历史传记及年代记			13	49	66	42		170
第八门农业商业及簿记学			4	4		1		9
第九门群书类书随笔报告书			16	2		1		19
第十门经济及统计学			1					1

①《书籍总目录》,第26页、第61页、第65页。

②《书籍总目录》,第220页。

③《书籍总目录》,第164-165页。

④《书籍总目录》,第60页。

⑤《公证人规则述义》一书在“裁判所构成法”类(《日本书目志》,第802页)和“登记法及公证人规则书”(《日本书目志》,第806页)类中重复出现,统计时已去重。

第十一门文学及语学			192	63	140			395
第十二门工业								0
第十三门哲学及教育学			19	1	236			256
第十四门读本习字往来物及画学手本			1		328			329
第十五门宗教及神道			2				221	223
第十六门美术及诸艺			15					15
第十七门政治财政及社会			5					5
第十八门占考书								0
第十九门数学书	404							404
第二十门外国语学书		508						508
总 计	404	508	281	137	770	77	221	2398

以上康氏未收入《日本书目志》的所有数学图书和外语图书,以及众多的中国图书、宗教图书,编者或认为与拯救时弊无直接关联;日语假名图书未收,显示出编者不通日语的无奈;西文图书未收,体现了康氏欲通过介绍日籍推动维新变法的思想。至于缘何未收用汉字命名的 137 种图书,笔者献疑于此,冀求教于方家。

(二) 改动之处

当然,康氏并非完全机械地移译《书籍总目录》,而是基于他对西学的理解 and 政治改革的需要,对原书作了一番“撮其精要,剪其无用”^①的重新组合。这除了上述收书方面的删减外,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补著者名。如前所述,《分类索引》受篇幅限制,只记姓,未录名,并且未著录册数和著作方式。为了给读者提供更为完整的信息,《日本书目志》根据《发行所分索引》予以一一补全。如第一生理门中的《简明生理学》、《究理人身论》,《书籍总目录》著录为“吉冈、丸茂”和“山本”^②,《日本书目志》分别补为“二册,吉冈荒太纂著、丸茂文良校”、“二册,山本义俊译”^③等等,不一而足。《日本书目志》共录图书 7740 余种,逐一补录,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其次,拆三级分类。《书籍总目录》各门下多为二级分类,但个别下设三级类目,共 78 个。《日本书目志》将它们一并改为二级分类。如第四门“地理地文地图及纪行”下设地理总记、日本地理、万国地理、日本地图等 13 类,其中“日本地图”又在全国地图之后分设 3 目:“东京图”、“府县及分国图”和“北海道图”。康氏将它们统一升为二级分类,与“日本地图”并级。

第三,改门名。《书籍总目录》共设 20 门,除去《日本书目志》未收的两门

①康有为:《自序》,《日本书目志》,第 585 页。

②《书籍总目录》第一门医学,第 3 页。

③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第 591 页。

外,康氏将《书籍总目录》18 门改为 15 门。如表三所示,其中除第二门理学、第六门法律和第八门工业承袭《书籍总目录》外,其余 12 门均作了大规模的合并:

表三:《书籍总目录》与《日本书目志》分类对照表

《日本书目志》 门类	对应的《书籍总目录》中的门类
第一门生理	第一门医学
第二门理学	第五门理学、第十三门哲学及教育学(1)
第三门宗教	第十五门宗教及神道
第四门图史	第四门地理地文地图及纪行、第七门历史传记及年代记、第九门群书类书随笔报告书(1)
第五门政治	第十七门政治财政及社会学(2)、第六门家政学及裁缝书、第十门经济及统计学、第十二门工业(2)
第六门法律	第二门法律书、第十七门政治财政及社会学(1)
第七门农业	第八门农业商业及簿记学(2)
第八门工业	第十二门工业(1)、第八门农业商业及簿记学(4)
第九门商业	第八门农业商业及簿记学(3)
第十门教育	第十三门哲学及教育学(2)、第十四门读本习字往来物及画学手本(3)、第九门群书类书随笔报告书(3)、第十一门文学及语学(4)
第十一门文学	第十一门文学及语学(1)、第十四门读本习字往来物及画学手本(1)
第十二门文字语言	第十一门文学及语学(2)
第十三门美术	第十六门美术及诸艺、第十四门读本习字往来物及画学手本(4)、第十八门占考书
第十五门兵书	第三门兵书及航海书、第八门农业商业及簿记学(1)

以上归并中变化最多的为第八门(农业商业及簿记学)、第十一门(文学及语学)和第十四门(读本习字往来物及画学手本),分别被归入四门之中。通过上述合并,康氏共拆除原书 6 门,它们是:第六门家政学及裁缝书、第七门历史传记及年代记、第九门群书类书随笔报告书、第十门经济及统计学、第十四门读本习字往来物及画学手本、第十八门占考书。此外,康氏新设三门:第四门图史、第一门生理、第十四门小说。前者为康氏新设,后两者为《书籍总目录》第一门和第十一门中的二级类名,康氏将它们提升为一级门名。

应该说,康氏对《书籍总目录》分类的大规模改变,有合理的一面。《书籍总目录》为营业书目,它一方面承袭日本的传统分类法,另一方面,为适应社会的变化,更注重实用性、大众性和便捷性,因此不像大学、公共图书馆的书目那样严谨、系统。门的名称不一,即为其中之一。如,法律书、占考书、航海书、裁缝书、报告书等只称“书”,而医学、理学、家政学、簿记学、统计学、文学、语学、教育学、社

会学等称“学”，显得不够协调。康氏对此作了统一，较好地予以了解决^①。

此外，概括性不强是《书籍总目录》门名存在的又一问题。除第一门医学、第二门法律书、第五门理学、第十二门工业以及第十八门占考书，设为一类一门外，其余13门皆由两类或两类以上内容组成。前者有：第三门兵书及航海书、第六门家政学及裁缝书、第十门经济及统计学、第十一门文学及语学、第十三门哲学及教育学、第十五门宗教及神道、第十六门美术及诸艺，共7门；后者有：第七门历史传记及年代记、第四门地理地文地图及纪行、第八门农业商业及簿记学、第九门群书类书随笔报告书、第十四门读本习字往来物及画学手本、第十七门政治财政及社会学，凡6门，门名显得冗长，概括性不够。个别门的设置则欠严谨。如第九门群书类书随笔报告书、第十四门读本习字往来物及画学手本、第十八门占考书等，可以并入他类，似无单独设门的需要。

鉴于此，康氏对《书籍总目录》的门名作了较大的调整，除原封不动地保留第五门理学、第十二门工业这两个名称外，其余程度不等地作了变更：有的作了微调，如将第二门法律书改为“法律”（第六门）；有的合二为一，如把第十五门宗教及神道合为宗教一门；有的将一门中的多类内容分拆成多门，单独命名，如把第八门农业商业一门，改为农业、商业二门等；有的拆除门类，归入他类，如上述的第六门家政学及裁缝书等6门。经过如此处理，《日本书目志》门的命名远较原书简练，并具有更强的概括性和科学性。

但是，《日本书目志》的分类万变不离其宗，15门中，12项名称直接源自原书的门名，第四门图史、第一门生理、第十四门小说虽为康氏新设，但前者似仅为地图和历史的简单叠加^②；后两者为《书籍总目录》第一门和第十一门中的二级类名，康氏将它们提升为一级而已。至于二级类目的设置，除将工艺及制造书（第十二门工业）改为匠学书（第八门工业）、土水学（第十二门工业）改为土木学（第八门工业）等少数用例外，250余个类目亦庶几因袭《书籍总目录》。因此，《日本书目志》在分类上未见实质性的创新。

此外，《日本书目志》存在类目归纳不够科学之弊病，把哲学、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附属于理学门；把财政学、社会学、风俗学、经济学、统计学、专卖特许书、家政学、料理法、裁缝书置于政治门；和文学（日本文学）不附属于文学而归于文字语言门；占筮书、方鉴书、观相书、大杂书并入美术门下，问题最为明显，遭后人诟病。对于《日本书目志》的分类，80年前姚名达有过较为公允

①《书籍总目录》除门名外，在类目名称上也存在不够统一的问题。如，医用化学及分析书、治疗书，医用辞书、医学杂书等称“书”，而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药理学等称“学”，还有的只称类，如烟草类、书画类等等。由于《日本书目志》在类目上抄袭《书籍总目录》，因此问题依然存在。关于《日本书目志》类目名称不一的问题，参见白国应：《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分类的研究》，第24页。

②关于康氏设图史门，竹内弘行认为可能受古代中国“左图右史”思想的影响（竹内弘行：《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小考》，第6页）。

的评价:

(《日本书目志》)凡十五门,每门各分子目,自数项至数十项不等。特其用意在使中国人知日本有此种要籍而译读之,故吾人不能以分类之当否律之。如小说不附于文学,交通附属于商业,社会、经济、家政等学附属于政治,皆不甚妥恰。尤以并物理、理化、天文、历、气象、地质、矿山、地震、博物、生物、人类、动物、植物、哲、论理、心理、伦理等学,合称理学,漫无自然、社会之分,最为乖戾。^①

我们应对古人保有宽容的态度,正确看待历史当事人为时代之需所做的工作。

三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大约在20世纪初叶^②,而对近代图书分类法的探讨则要迟至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才出现^③。显然在19世纪末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远未进入知识界的视野,康氏编纂《日本书目志》的真正意图并非在引进日本近代图书分类法。

《日本书目志》开始编纂的1896年,正是甲午战败,朝野的日本观发生剧变之时。是年,清朝政府选派唐宝锷等13人留学日本,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明确提出译书“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同时,康氏在《日本书目志》中也认为:“今日欲自强,唯有译书而已……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之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④因此,编纂《日本书目志》的目的唯有一个:通过译书,借道日本,学习西方。《日本书目志》每类后的评语,政治性远大于学术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书是康氏鼓吹维新变法的政治工具。

《日本书目志》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问世后,是年8月,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反扑下,“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宣告夭折。康有为逃亡海外,著书版片被毁,《日本书目志》遭禁,该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①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143页。又,姚名达对《日本书目志》分类的批评,有的源自《书籍总目录》,并非康氏的舛误。如物理、理化、天文、历、气象、地质、矿山(《书籍总目录》作矿物学)、地震、博物、生物、人类、动物、植物等,《书籍总目录》皆归于理学门;交通归于第八门农业商业及簿记学,等等。

②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6页。

③俞君立:《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2页。

④康有为:《自序》,《日本书目志》,第585页。

对日后中国的图书分类也没有产生影响。但是该书在当时对梁启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东学”的来源之一^①;其“揭日本新学之全貌,使国人爽然自失者,固莫之或先”;其“专记一国著作……分门别类,列举日人著作,既非我国已译之本,又非某图书馆收藏之书”^②的筚路蓝缕之功,应该得到肯定。

《书籍总目录》集中体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所取得的成绩,虽然康有为受时代的限制,其中所载的图书恐怕只阅读过极少一部分,但他通过《书籍总目录》中所著录的上万种书名,通过其与中国传统图书迥异的分类,了解了维新革命后日本举国上下奋发进取之风,强烈感受到“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③,“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④。我们不能断言《书籍总目录》是促成康有为翻译救国思想生成的唯一因素,但不容置疑,它成为康有为这一思想产生的重要契机。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①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年,第5-6页。

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143页、第387页。

③康有为:《自序》,《日本书目志》,第585页。

④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序》,《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104页。